

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

Heraclitus

Fragments

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T.M.Robin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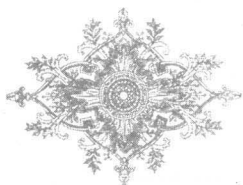
B502. 1/3

2007

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

T. M. 罗宾森 英译/评注

楚荷 中译



**Heraclitus, Fragments: A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T.M. Robinson**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Canad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2007-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 希腊语、英、汉对照 / (古希腊) 赫拉克利特著; (加) 罗宾森英译; 楚荷中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9

(西方古典文丛)

书名原文: Heraclitus, Fragments

ISBN 978-7-5633-6681-1

I. 赫… II. ①赫…②罗…③楚… III. 赫拉克利特
(前五世纪)—哲学—著作—希、英、汉 IV. B50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519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28

印张: 11.5 字数: 138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赫拉克利特之弓

——中译本前言

弓的名字是生,而它的职能却是死。赫拉克利特在这件古老的工具身上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秘密不止于此。在弓和竖琴那里,存在一种反弹式的关联。拉开弓的同时,感受到的是它返回的力量,此即所谓张力。一切由此张力而来: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这种逻各斯所尊崇的风格,以及一种关于智慧的美学。

以后来形态的西方哲学来衡量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残篇,便不知怎样称呼这些谜语般的句群或句阵。面对这些句群,试图给它们一种顺序,以使之连贯,更富结构上的逻辑性,这种努力会不断遭到这支离破碎的文本的解构。(赫拉克利特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对愚蠢的无情嘲讽。)另一方面,克制住寻找结构的习惯和欲望,熟悉每一个句子之后,又完全可以听到神秘的特征鲜明的赫拉克利特的声音。尽管有种种关于真伪的考证和质疑,尽管大多数残篇来自第二乃至第三个人的转述,也不能阻止这个独特声音的成形。它往往难以解释,甚至自相矛盾,但却同样构成了一个统一体。这些句群,无

须借助逻辑顺序的排列，却自成了一体。它们自动解释了赫拉克利特对“一”的理解：在一个圆周那里，开始和结束没有差别；上升和下降的路乃同一条；日与夜乃同一体。

—

那我们就从逻各斯(*logos*)开始，再回到逻各斯。“但于此恒久有效的逻各斯，人们总证明其不解，无论在听到之前，还是闻及之后。……不过人类之余者，醒后不知其所做，恰如眠时不记其所为。”(残篇1)^①听到之前和闻及之后，眠时与醒后，都隐含着—个变化的临界点。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恒久有效”的逻各斯的到来，既是对这样一个临界点的描述，也是对它的一次实现。无论描述还是实现，逻各斯得以彰显，必然伴随着智慧的参与。智慧既是逻各斯的另一个名字，也是它的引荐者，引荐的方式便是语言，而语言又是逻各斯—词最基本的含义。智慧以与逻各斯同名异质的语言，来彰显与智慧异名同质的逻各斯。

赫拉克利特说：“灵魂拥有逻各斯，它自我提高。”(115)但同时他也说：“如果人们拥有的不是善解的灵魂，眼睛和耳朵就只是无力的证明。”(107)可见，他认为，首先，人和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相遇的可能；其次，这种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在—定的前提下才能发生。这一前提显然就是思，即理性思考。“理性思考〈是〉伟大的美德，〈实践的〉智慧〈在于〉说真话，〈通过〉留心观察，使行为同〈事情的〉真实构成相协调。”(112)“所有的人都应当有自我知识和理性思考。”(116)当赫拉克利特说“思，人所共有”(113)的时候，我认为他表达了这样三层意思：1. 思只有具备普遍适用的品质和规则的时候，它才是有意义的；2. 与此相关，思只有建基于普遍性之上，才能达成—定

① 本文所引残篇均以此中译本为准，以下所引残篇只标注序号。

的洞识(“言谈带有洞察力的人,必须将自己牢固地立足在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之物上,如同一座城市立足于它的法律——比这还要牢固!”[114]);3. 思是公器,是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的工具,但这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运用这一工具,并达成有价值的认识。因此赫拉克利特在肯定理性的思考是值得赞美的美德的同时,也时常意识到其反面的存在:“思索是神圣的病症(之一例),{那种}景象具有欺骗性”(46),甚至说“人性无法达成正确的理解,神性则可”(78),这似乎又消解了人与逻各斯相遇的可能性。但这种消解不无理由,因为尽管赫拉克利特很自信于自己所拥有的智慧,他却比任何人都清楚认识的难度:“即使穿越每一条路,人也永远不能发现灵魂的边界——它拥有的范围如此之深广。”(45)因而他说:“我研究自己”(101),并说“爱智者应当成为多个领域的探索者”(35)。但紧接着他又提醒道,“博学并不能教会一个人拥有智识”(40)。从他的标准看来,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和赫卡特奥斯,包括荷马,都不能称得上是有智慧的人:赫西俄德枉为希腊人的老师,因为他连日与夜乃同一体也未能看出;毕达哥拉斯虽然拥有渊博的学识,但他却是骗中之王;“比所有希腊人都聪明的荷马”也应当被除名,因为他也以与普通人相似的方式受到欺骗(56)。

赫拉克利特显然毫不犹豫地认为,拥有智慧的人总是少数甚至极少数(108)。对人群的认知方式和愚蠢的揭示,是他用以显现智慧的常用途径(他喜欢从反面看到正面,这种风格贯穿始终)。这种认知上的愚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场时缺席”,二是易为表象所欺骗。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不善于留心观察,是大多数人的缺陷:“许多人并不‘理解他们遇到的那类事物’!他们(甚至)在经历过(它们)之后也不能认出它们”(17);“他们懵懂不解,(即便)听到(事情真相?)时,也像聋子一样。正可谓‘在场时缺席’”(34)。在这种懵懂的状态下,很容易相信表面现象,并认为那就是真实(28a)。

不过赫拉克利特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这种愚蠢。人群之所以易受欺骗,不能发现真实,除了他们的灵魂缺乏理解力之外,还因为真实本身善于隐匿自己(123),“隐蔽的关联比明显的关联更为牢固”(54)。那么赫拉克利特自己所发现的这一真实构造是什么呢?他又是怎样揭示这一真实构造的?

二

和我们今天最大的不同是,赫拉克利特所面对的宇宙是一个未经测量也未经多少人解释的宇宙。他拥有比我们广阔得多的想象空间。他的宇宙观带有一种特殊的隐喻性和诗意。这种观察和判断可以说既非后来意义上的哲学,也非自然科学,是古典时代的人运用语言所能表达出的大胆的想象和洞察。赫拉克利特采用了一种隐晦的象征性手法,以谜语的方式来描述他认为自己所领悟到的宇宙的逻各斯。世界在他的描述下更为神秘也更富诗意,在这些提示和象征之下,任何有待探索的领域都未受到某种武断认知的限制。如果赫拉克利特看到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定会觉得他很无趣,认为他像毕达哥拉斯一样,是一个骗子。事实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的确封闭了许多想象的空间,而且产生了误导,因为在很多事情上,他都像赫拉克利特所预言的那样,将表象当作了真理。

如卡恩所见,赫拉克利特在自然观和宇宙论上继承了米利都派自然哲学家的部分思想,即关于对立和变化的思想,但他和他们有着根本的不同。^① 很难称赫拉克利特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自然现象所是为何,而是在于规律背后的规律,即最具有普遍性的原理。“此即何故须跟随〈一般〉。虽此逻各斯为公器,许多人的生活却显示出他们似对之各有私议。”(2)“言谈带有洞察力的人,

^① Charles H. Kahn, *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8.

必须将自己牢固地立足在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之物上。”(114) 赫拉克利特认识到逻各斯之所以为逻各斯,最关键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关于世界的真实构造及其运作原理的揭示或者叙述。他从世间万象看到了其背后的“一”,“万物(生)一,一(生)万物”(10)^①。在对世界同一性的说明上,赫拉克利特像德尔斐神谕一样,“出示了象征”,这个象征就是他最著名的隐喻之一——火。

那么赫拉克利特的火与泰勒斯的水以及阿那克西美尼的空气有何不同的意义呢?后两种元素分别被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美尼赋予了“始基”的角色,也就是说它们既是起源,也是本质。可以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有两种火;或者说,火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有实指的意义,和土、水、空气一样作为物质世界的元素,相互转化。作为实指意义上的火是有生有灭的,赫拉克利特并未表示过火是万物起源、是不会消灭的本质性元素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赫拉克利特赋予了火一种隐喻性质的含义。它隐喻着世界的同一性、运动性和有生有灭的规律。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质的;它总是在燃烧,也就是说它从未静止不变;它会燃尽以至熄灭,但又会重新燃起——它有生有死。“〈有序化了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不由神或人造成,但它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持续燃烧的火,按比例点燃,按比例熄灭。”(30)“事物的全部,{赫拉克利特说,}是火的交换物,火又是所有事物的交换物,正如物品之于黄金,黄金之于物品。”(90)后一条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赫拉克利特在用象征来揭示象征。黄金在这里显然是一种符号化东西。火作为事物全部的象征,它各个部分有增有损,有生有灭,但就整体而言,它“是一团持续燃烧的火”。

与“火”同样著名的河流意象,出现在广为流传的几条残篇中:

^① 此句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转引,赫拉克利特的“一”是亚里士多德印象最为深刻的观念。

“据赫拉克利特所言，要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不可能之事”(91a)；“当他们踏入同一条河流，不同的水接着不同的水从其足上流过”(12)。与此相关的还有残篇 49a：“我们踏入又并非踏入同样的河流；我们是亦不是。”尽管这几条残篇的真伪及具体表述备受争议，但它所传达的几个基本的意义却是确定的：1. 河流；2. 河水；3. 踏入者。我认为赫拉克利特借河流的象征表达的是以下的观念：由于河水在流动，因此一条河流就整体而言既是同一个，又是不同的多个；踏入者是时间的参照，踏入者也是河流的“多”与“一”的见证。因此，河流的象征与火的象征并不冲突，并非前者强调变化，后者强调同一，而都是在表明变化中的统一。由此再向前一步，便是赫拉克利特最著名的“对立统一”思想。

“对立统一”的观念虽然是赫拉克利特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但似乎没有人对之有过比他更深入、更出色的阐发和研究，它甚至成为他的思想艺术的一种标志性风格。赫拉克利特赋予了这条原理以一种普遍适用性，它贯穿于自然、动物、人和神的世界，并且具有了人文和伦理的内涵。赫拉克利特寻找一种适用于动物、人、神和自然(宇宙)的普遍原理的努力，使他明显超出爱奥尼亚的其他自然哲学家。他使哲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其后来应有的规模，而且后来西方哲学所探讨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令人惊讶的思考和独特的表达。

从残篇中可以大致归纳出对立统一的两种表现形态。第一，“是亦不是”(49a)，一物是其所是的反面，或者说，一物同时蕴含着两极的性质，如：“不朽(即)朽，朽即不朽，此(前者?)生于彼(后者?)之死，彼死于此之生。或者，朽即不朽，不朽即朽，此生于彼之死，彼死于此之生。”(62)；第二，“反者必合”(8)，一物从一种形态向相反的另一极转换，如：“冷趋暖，热趋凉；潮转燥，干转湿。”(126)。而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赫拉克利特多次以喻指的方式所阐述的“一事两面”的观点：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马、狗和人的快乐各有不同,他说,}驴更愿意拒绝金子。”(9)“猪喜欢污秽胜于清水。”(13b)“所有动物都在挨打之下被赶到草场。”(残篇 11)“医生切割、烤炙{那些病人,用各种方式狠狠折磨他们},又抱怨自己没有为此{从病人那里}得到应得的报酬。”(58)“海<水>,{他说,}既纯净又污浊——对于鱼来说可以喝而且赖以生存,对于人而言却无法饮用且毒性致命。”(61)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从这样一种视角看来,都分别具有了寓意,概而言之,即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会有相反的性质。事物并无固定性质、认识并无固定结果,赫拉克利特对于这种相对性的肯定,直接导致了一种多义性、寓言性的谜语式写作风格,以明智地避免清晰的叙述所伴随的片面和武断。赫拉克利特在利用辩证法进行一种双重性甚至多重性的写作,他自己同时充当了论辩的正方和反方。

三

前文提到赫拉克利特对于临界点(turning-point)的敏感。战争与和平、醒与睡、智慧与愚蠢、生与死,这些相互对应的概念最能引起他的兴趣。而在所有这些对应词中,最重要的恐怕莫过于生与死。关于死亡的讨论在残篇中占有很多篇幅,可见死亡是赫拉克利特时常思考的问题之一。从残篇中可以看到,和其他希腊人一样,赫拉克利特生活在一个有神的世界里;而在一个有神的世界里,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必有一死。在进入赫拉克利特关于人的死亡、灵魂、命运的思考领域之前,有必要对他关于神的信念作一番考察。首先,赫拉克利特基本上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神的观念,宙斯、正义女神狄克、酒神狄奥尼索斯、冥王哈得斯、战神阿瑞斯等的名字散见于残篇。这种神的观念既非自然神论,也非泛神论。在赫拉克利特的观念中,神、世界和人似乎各自独立存在,世界和人都由神造,但神主导着对世界的“管理”,神在各方面都高出于人。“神<是>日<与>夜,冬<与>夏,

战争〈与〉和平,饱足〈与〉饥馑……”(67)可以看到,这里排列的是一组具有辩证关系的概念。显然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运作的有序性充分体现在这些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中,而正是太阳和主神宙斯在掌管自然界的循环变化,“为变化设立界限”。而在众神中,他们的职能和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太阳不会越过他的尺度,每一年的季节变化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否则正义女神会给予惩罚;而统领万物的则是“霹雳”,即宙斯的化身。关于宙斯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残篇:“有件事,唯一智慧的一件事,是不愿又情愿被称作宙斯。”(32)

在这个由众神管理的世界中所生活的人类,赫拉克利特给予了并不高的评价:1. 人不能达到神的正确理解,例如,“对于神而言一切事情都是公平、正义的,然而人类却假设有些事是不公正的,其他事是公正的”(102),也就是说,人在认识上永远处于较神而言低层次的状态,而赫拉克利特对在理性思考和缺乏智慧方面的众多批评,显然都是以神为参照系;2. 人在德性方面是弱者,他们以崇拜狄奥尼索斯之名放纵自己,并未认识到对他们而言狄奥尼索斯和哈得斯是同一回事;3.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人“受到那永不止息者的注视”,受到正义女神和火的审判,“火,{他说,}突然降临,审判万物并为其定罪”(66)。

回到赫拉克利特关于人的死亡的思考:1. 死后之事出人意料,人无法预知或预期自己死后的世界;2. 生与死的交流可通过醒与睡来实现:赫拉克利特认为人在醒时面对着一个公共的世界,并意识到自己必有一死,而在入睡时却进入一个私人的世界,并可以在其中接触到死者;3. 不同的死法带来不同的命运:伟大的死(如战死疆场)赢得伟大的命运;4. 赫拉克利特诅咒出生,他认为大多数人一旦出生便同意活着,还繁衍后代,使后代面临和他们一样的命运。由此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对人群(大多数人)的否定性评价使他对人的生命持有客观冷静的看法。他不为生命唱赞歌,而是赞颂伟大的死亡。他认为战争是一切之父,因此战死疆场乃死得其所。显然他并不认

为死亡是一种结束,虽然死后的事难以预期也难以预料。赫拉克利特虽然经常使用灵魂(*psychē*)一词,但从现有的残篇无法看出他明确相信灵魂转世说。残篇 63 似乎谈到死后生命的问题(※当他(它)在场时※他们起来并成为生者和遗体的警醒的守卫),但由于它残缺不全,很难肯定其意义。而残篇 98 中提到灵魂在冥府使用嗅觉,结合其他残篇,可以推断出,在赫拉克利特看来,身体的生与死和灵魂的生与死是不同的两个过程。

关于灵魂,残篇中曾这样谈及:1. 灵魂拥有逻各斯,它自我提高;2. 灵魂的优秀与否、它状态的好坏与否,以其干燥和湿润的程度而定;3. 灵魂有生死,它从水而生,它的死也是变为水。从这几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赫拉克利特的认识中,灵魂像万物一样,处于变化之中,它可以提升,也会堕落。这当中有两方面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基于灵魂的这些特性,他认为人的弱点即在于难以战胜自己的激情和欲望,因为得到欲望满足的快乐的代价就是付出灵魂:如酒醉者,他们失去理性的控制,因为他们的灵魂变得潮湿了,而越接近于水,灵魂就越接近于死亡。其次,这一点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他那句广为传诵的名言:“人的性格及其命运”,因为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每个人的灵魂并非处于某种固定的品格或状态,而是需要自我维持,而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则决定了他在与自己的欲望作斗争、在维持自己灵魂的干燥性上会有不同的结果,也因此得到不同的命运。

四

在以上对赫拉克利特关于认知、自然、神和人的探究的读解中,选择了“逻各斯”作起点,但在起点处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的界说,“逻各斯”一词被大胆而含混地使用着。也许经过这样一番考察之后,再回到这个起点,会对这个词有更全面的认识。重新回顾一下,该词主要涉及了以下几层意义:1. 恒久有效的普遍适用的法则;2. 智慧;3. 语言;4. 语言的具体运用:描述或者记述。而在赫拉克

利特的一百多条残篇中,使用到“逻各斯”一词的有六处(残篇 1、2、45、50、108、115),其各处的意义被不同的评注者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残篇 1、2、45 中,该词以单数属格和宾格的形式出现,在残篇 50 中也是单数属格形式,而在残篇 108 中则是复数宾格,在残篇 115 中是单数主格。从赫拉克利特对此词的这几处直接使用,结合我们对其全部残篇所体现出来的主要思想的考察,有以下几个问题凸显了出来。

残篇 108(“在我听过的所有逻各斯当中,没有谁达到这一点:将智慧者辨识出来,并同其他一切分离”)中的“逻各斯”似乎可以比较肯定地理解为“叙述”“陈述”“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赫拉克利特在此处和在残篇 1 及 50 处一样,用了动词“听”。为什么人和逻各斯(无论是唯一的“恒久有效的逻各斯”,还是复数的众人所给出的叙述)之间的相遇是通过“聆听”(ἀκούειν)?

在以上关于灵魂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那就是灵魂与逻各斯的关系。赫拉克利特说:“灵魂拥有逻各斯”(115、45),尽管残篇 115 的真实性还存在争议,而大多西方评注者也将这里的逻各斯理解为“尺度”、“范围”,但人们很自然地会将此词与表达具有普遍适用性原理的“逻各斯”关联起来。在我看来,这条残篇启发我们可以从字面以及隐喻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聆听”。就字面来讲,声音的部分相对于文字的部分在语言中的突出地位,显然是赫拉克利特所处时代的痕迹。古希腊语言直至荷马时代,其作为口头语言的功能仍然是主要的。“聆听”史诗、歌谣、演讲是古希腊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口头语言是人们文化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媒介,人们总是首先将文学、思想同聆听而不是阅读联系起来。这一点可以从晚至柏拉图时代戏剧的繁荣以及柏拉图本人采取对话的写作形式得到旁证。另一方面,声音的超越物质形迹的特性使它很容易被和超验的领域相关联。当赫拉克利特说人们听到那“逻各斯”时,他很可能是在非实际意义上使用“聆听”一词。此时的聆听是

一种启示和领悟的过程。多数人在实际的经验中都受到过隐藏在各种形式中的逻各斯的启示,但他们听而不闻,未曾领悟。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在赫拉克利特的认识中,作为普遍适用的法则的逻各斯,可以用语言的形式来传达,但它本身是超验的,与它的真正相遇,需要的是善解的灵魂的领悟,而不是简单的耳闻目睹(107)。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逻各斯和语言的关系。在希腊语中,它们和同一个词相关;或者说在希腊人的观念里,智慧、思想和真理都在根源处和语言相关。语言的普遍适用性,使它具备了传达逻各斯的基本条件。然而如上所说,赫拉克利特显然清楚地认识到逻各斯和表达逻各斯的语言之间的差别,也认识到逻各斯本身所将使用的语言(如果它要以语言来表达自身的话)和他本人表述逻各斯的语言之间的距离(50)。显然他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语言(在他看来指希腊语)的清晰性、抽象性和逻各斯本身的超验性之间的矛盾。在他这样一个渗透了辩证法精神的头脑看来,这一矛盾必须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显示出来,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就是形成残篇诸多显著风格的赫拉克利特式表达。

如前文所一再强调的,赫拉克利特式表达以象征、隐喻、含混、张力、反讽甚至文字游戏的方式体现出来,使得他在他自己的时代都获得了“谜语式作家”的称号,据说甚至苏格拉底在面对这样的著作时也感到迷惑,“需要潜水员的协助以免淹没其中”。而本文对赫拉克利特残篇所试图作出的这种整体性读解,也难逃在澄清之同时又身陷迷雾的命运。也许我们在此过程中唯一清楚的,是如海德格尔所说:“他(赫拉克利特)之所以是晦涩者,是因为他在追问之际思入澄明之中。”^①

不只是每一个想要有所建树的哲学家,即使是普通人,也往往容

^① 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309页,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易认为自己把握到了真理,自己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合于那普遍适用的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是否也同样如此呢?残篇2表达了作为公器的逻各斯与不同的人所理解到的各自的意见之间的关系:“虽此逻各斯为公器,许多人的生活却显示出他们似对之各有私议。”从诸多残篇中我们不时看到赫拉克利特对人群在认识以及道德上的种种批评,他的箴言式的表达也显示出一种孤高的精英的口吻。但他从未自大或者说盲目到表明自己是逻各斯的代言人。残篇中关于他自己的话似乎只有一句:“我研究自己。”(101)

在但丁的《地狱篇》中,赫拉克利特和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许多贤哲一起,作为异教徒漫游在地狱第一圈林菩狱的绿草地上。虽然这里是地狱中最少悲伤和折磨的地方,但却依然充满了叹息,这些古典时代的伟大人物聚集于此,“没有希望地生活在欲望之中”,“既不忧郁,也不快活”。赫拉克利特,这位以弗所的贵族,除了一些轶闻,我们对其生平所知甚少,但他的“逻各斯”,却借由众人的“逻各斯”,穿越了千年,一代代传递了下来。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赫拉克利特显然是最值得注意的古希腊先哲。因为他流传至今的残缺不全的学说,却显示了他对自然、人以及神这些不可回避的主要领域的完整思考;他对语言的敏感和特殊的运用帮助他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融合性视角,这种视角和语言风格至今具有不可超越的地位。从各种意义上,称赫拉克利特为西方哲学第一人都并不为过。

楚荷

2007年6月

1

序

4

导 言

10

残 篇

140

评 注

248

古代文献记录

267

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尝试性综述

280

资料来源和权威典籍

290

参考文献说明

292

参考文献

298

译名对照表

304

译后记

Contents

目 录

序

此书主要是为那些对希腊哲学怀有哲学兴趣的人而写。它包括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的希腊文本,残篇的英译文以及迪尔斯-克兰茨(Diels-Kranz)(《前苏格拉底残篇》,第6版,1951)^①所印行的《文献记录》(*Testimonia*),删去了其中的3b(D-K没有提供其希腊文)、14a(其相关性不甚清楚)和2。残篇的译文是新作,文献记录部分的新译在于以前从未出现但在其他方面不同于已经出版的翻译(通常是洛布丛书系列)的地方(只在显得必要之时)。我也尝试着为残篇写了评注(但除个别之处我并未对文献记录作评注,这项工作单独即可成书),在评注时摒弃了像其他人那样探讨有关语言学、历史以及

^① 即 H. Diels 和 W. Kranz 所编的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简称 D-K。见本书第 290 页的参考文献。——译注